

为绿色使命打拼的爷爷

麦熟飘香的端午节，是爷爷的忌日。今年的端午节，是爷爷逝去 21 周年的日子。

爷爷 11 岁跟随他的父辈们闯关东，20 岁时，用草席破布之类的东西裹着他爹娘的遗骨跋涉白山黑水，跨越边关要塞，辗转迁回至沂河西岸的老家。爷爷回沂南老家后，1947 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时因“还乡团”频繁还乡报复而东躲西藏，夜间防偷躲避于田野的地窖里，风湿过度，致终生几近九十度角的驼背，从此“龟腰子”成了爷爷不贬不褒的借代词。期间，奶奶不堪惊吓奔波之苦，溘然早逝。解放后，爷爷曾任管理区文教主任、村林业大队长等职。1989 年逝去，享年 76 岁。

爷爷对工作一片执著。任村林业大队长近三十年里，爷爷专注村辖沂河西岸的封沙造林，为他的“绿色使命”打拼。那时的沂河，由于得不到控制，几乎年年夏季暴发洪水，春天栽植上小树苗，夏天洪水便连根拔起，随波漂流而去。爷爷和他的队员们栽了冲，冲了再栽，如此反复，从不言败。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，在我们村东硬是培育出了六百余亩沙滩树林，林中树种繁多，乔木挺拔耸立，灌木丛生蔓延，花草遍地。春夏季节，鸟语花香树茂，野兔山鸡等野生动物不时出没，一派原始自然森林景象。那时候，县里将爷爷封沙育林的事迹编辑成纪录片，分发给全县各放映队，每在放电影前作为“加演片”广泛播放宣传。沂河林场领导人多次带领林业职工



逝者档案

姓名:高成远

终年:76 岁

生前身份:农民

籍贯:沂南县开发区南神墩村

参观这成片的几百亩原始林，学习爷爷的封沙育林经验。曾跟爷爷半开玩笑说，等爷爷去世了，在偌大的树林里选一棵最粗最高的树给爷爷做棺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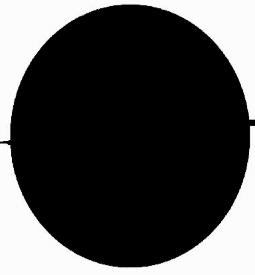
难忘爷爷的疼爱与教诲。听爹讲，在我断奶不听哄劝的孩提时代，爹是村里的骨干民兵，重点党员培养对象，娘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员，晚饭过后，爹去忙他护村看坡的活计，娘需排练革命宣传节目，家里则撇下爷爷和我，我夜里总是哭喊着找娘，不知有多少次酣睡在爷爷晃动的驼背上，也不知有多少次睡梦中尿湿爷爷的驼背。我长大开始记事了，不放心我独自在家的爷爷带我出工，炎炎烈日下，家至林场和林场至家的路上，爷爷总是让我走在他驼背的荫翳里。九十度角的驼背—赤

足光背的孩童—二者同速运行，这是一幅有着何等滋味的画面呀！搞勤工俭学的年代，上小学四年级的我和我的同学们暑假后在老师的带领下，来到校园后果园前的一片空地上搓整供搭建课桌用。我以有当林业大队长的爷爷为资本，率几个要好的小伙伴趁老师不在，扒开果园的篱笆墙，每人摘了几个青涩的苹果，正当我们享用时，被在果园里忙活的爷爷发现了。爷爷把我单独叫到了一边，温和而坚定地说：“不能偷，不能占公家的便宜。小时候偷个苹果，长大了就可能牵只羊偷头牛，要是做官可能会将公家的东西贪污回家。这样可万万不行。”

爷爷的话镌刻在我脑海里已三十余载，使我受益无穷。作为爷爷的长孙，爷爷在我身上寄托了莫大的期望，从我懂事起就教导我要好好学习，将来做大人作大事。爷爷是突发脑溢血去世的，在咽下最后一口气前，冥冥中说不出一句话来，突然，他右手紧紧攥起我的手高举至他脸上方，随即飘然离去……

与爷爷心犀相通的我自然明白，那是爷爷最后的叮嘱，要我朝着大目标奔。

文/高增为



记忆中的父亲

母爱温柔，父爱粗犷，拥有父母之爱，乃人生之最幸，可我却与父爱无缘已愈九载。

父亲戎马一生，后虽因病离世，但究其病因，却缘于那些意欲亡我中华的侵略者。

父亲还未成年就被迫给地主家做长工，饱受凌辱。17 岁的那年，父亲偷偷从地主家的牛棚里逃了出来，参加了革命，历经雪山草地，转战于太行山上，直至抗美援朝。在数不清的战斗中，父亲只有一次负伤，而就是这一次负伤，却给他的一生带来无尽的苦难。

1937 年 8 月，父亲所在的红军一部被改编为八路军 120 师，进入晋西北，与叫嚣着 3 个月亡我中华的日本鬼子，在雁门关展开激战。在这次战斗中，父亲被鬼子的三八大盖射中腹部，后经战地医院救治，虽保住了性命，却留下了永远的病根。在战地医院医治一年之后，父亲又回到部队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又参加了解放战争，随同华野转战全国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被部队送到军校学习的父亲，得知抗美援朝的战争又开始了，便又写下血书参战。父亲后来回忆说，他让日本鬼子打坏的肠胃，又因在朝鲜战场上靠吃积雪充饥渴，致使病情加剧。

回国后，父亲转业到地方工作，后来有了家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和中

药就是一个词，母亲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父亲煎药，治疗他的肠胃病。

至今，有两件事我仍历历在目。一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一天，父亲下班回来，看到家中有人送来礼物：六个鸡蛋、两棵白菜。问明原因后，父亲把母亲一顿批评，严令母亲当夜给人家退了回去。那时一家五口人的生活，只靠父亲 32 元的工资，天天吃水煮南瓜。鸡蛋和白菜，对我们来说就是山珍海味……另一件事是我 6 岁的时候，纠缠父亲给买糖块吃，当时生活拮据，哪有余钱可用，我的哭闹最终超出了父母的容忍限度，自然受到了惩罚。

记忆中的这两件事至今我仍不时讲给我的孩子听，这虽是那个特殊时代独有的特征，却蕴含着无尽的做人道理。

新世纪伊始，离休不过几年的父亲，便被病魔夺走了生命，而这病魔的源头就是被鬼子的子弹打坏的肠胃！父亲就这样静静地走了，只有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与他朝夕相伴，因为那是他的最爱。

没有了父亲，我再也无缘享受那种粗犷直露的父爱了，唯有“纸灰飞作白蝴蝶，泪血染成红杜鹃”。

家有父母是幸福的，好好珍爱他们。君不见，双亲在，言可谑笑风生；饮可推杯换盏……倘若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，则会永远“思之戚戚兮，哀莫大焉”。

文/左怀利